

四十岁男人的困惑

小说丛书

曹正文 著



四十岁男人的困惑

小说丛书

曹正文 著

内 容 提 要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其实，“不惑之年”陷入困惑的人是屡见不鲜的。本书中的几个主人公，在辉煌的事业，诱人的金钱，艳丽的女色面前，竟都迷惘了。于是，在一个少妇猝死中，一群温文儒雅、潇洒倜傥、精明强干的四十岁男人被裹挟进来，演出了一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起伏跌宕而又耐人寻味的人生戏剧。

本书为作者系列社会推理小说《秋香别墅的阴影》、《佛岛迷踪》之后的第三部。

封面设计：唐伟杰

插图：高 燕

责任编辑：赵燕玲

四十岁男人的困惑

曹正文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7.5印张 6插图 109千字

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0册 定价2.75元

目 次

- 第一章 奇怪的敲门声
- 第二章 偶然的发现
- 第三章 三个男人手印
- 第四章 一张合影照
- 第五章 情杀、奸杀及其它
- 第六章 有力的旁证
- 第七章 日记本里的隐情
- 第八章 阿蔷的回忆
- 第九章 女记者的困惑
- 第十章 忏悔词中的破绽
- 第十一章 氛围的推理
- 第十二章 卑劣的目的

后 记

第一章 奇怪的敲门声

他在黑暗中微微探起身子，拧亮了床头的壁灯。一缕淡淡的光束，柔和地泻在他身旁那个睡态极美的女人的身上。

那个女人几乎是赤身裸体，只有一条紫色的毛巾毯遮掩了她的下腹部。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从她那灵巧的五官、雪白的脖子、滚圆的胳膊、饱满的乳房延伸到纤细的腰肢、丰腴的臂部以及两条修长而富有弹性的、健美的腿……

这是一个外貌俏丽而又极富性感的少妇。

“怪不得法国人说女人最美妙的年龄不是在十八岁到二十岁，而是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这话说得实在妙极。”

他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被她的外貌吸引住了。她婷婷玉立的身材，显示出一种文雅的美，白皙

光洁的额头清新如水，她的眸子有一点忧郁，但这是一种迷人的忧郁，当她微笑时，盈盈秋波则又变得纯真无邪。而一颦一笑，无不透溢出女孩子的天真可爱。那种神态高雅得令人想到屠格涅夫笔下那种风度迷人的少女。

此刻，他从心底里感到一种满足，他似乎一下子理解了他一向瞧不起的唐明皇为什么为了一个杨贵妃而不理朝政的荒唐行为。

诚然，他已经是一个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了。他有他的事业，他也有一个外貌虽不出众但颇有地位的妻子。但当她刚才和他紧紧拥抱和热吻时，他把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从她的身上尝到了一个男子寻求获得异性欢娱的快乐——那是一种男女之间无法言喻的快乐。他只要一闭上眼睛，他的脑海里就会跳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那诱惑的眼神，她那醉人的喃语，她那嗲声嗲气的柔情绰态，以及她长吻时近乎疯狂的动作……这都是他那个端庄过分的妻子连想也不敢想的荒唐事。

当他的目光落到枕旁那只手表上时，表上的指针正指着九点钟，两个小时的甜蜜时光，在他与她的身旁悄悄地溜过去了。他轻轻一叹，支撑起身子，他知道，他是无权陪伴她度过这个完整的良宵的。

她就在这时睁开了眼睛，那对迷人的眸子里充满了爱恋，她没有躲闪他火辣辣的目光，而是伸开双臂，勾住他的脖子，凑近他赤裸的胸脯，用兴奋得近似戏谑的声调对他说：

“我刚才听到你打鼾了！”

他从她的语调里体味出一个女性的爱，不由捧起她发烫的脸：“真的？你没睡着？”

她调皮地眨眨眼睛，又半含羞地把泛起红晕的脸蛋藏到他的怀里，柔声地说：“我在想……”

“想什么？”他让她一头略带金黄色的秀发枕着自己的胳膊，饶有兴趣地追问。

“想我和你第一次相逢时的情景……，当时，我真不该和你认识。”她故意噘起了小嘴。

“你后悔了？”他显得有点不高兴。

“嗯，”她用手托起滚圆的下巴，微微侧过脸，好象对他说、又仿佛是自言自语：“要是我当初不认识你，我也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度过我的一辈子，可现在，我才知道……”

“知道什么呀？”他急切地问。

她用手指在他高高的鼻子上刮了一下，说：“我才知道，上帝造就了男人与女人，是让他们到人间来一起创造欢乐的。我记得有一本书上说，女人是

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如果这个男人找到了这个‘肋骨’，那么两个人就合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找到，那么这个家庭就是一个矛盾体，就会造出一幕悲剧。可惜，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男人都没有能找到属于他身上的那根肋骨——也就是他所爱、而也同样爱他的那个女人。”

他听得入了迷。他简直不能想象，一个图书馆里普普通通的女管理员，竟然还有这么一套精辟的理论。

“这么说，你没找到？”

“是的，过去没找到。可今天找到了。”她把柔软的身子贴紧了他，低下头去喃喃地说：“可是，找到了，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总不能一辈子陪着我，所以我……”

她没有说下去，让长长密密的眼睫毛盖住了她忧郁的眸子。清秀的脸上呈显出一种难言的惆怅。

他明白，这个在他怀抱里的女人是动了真情。那真情中又蕴含着一种热情如火的冲动，他不由被这不可抗拒的欲火熔化了。他凑近她耳畔说：

“嫣倩，我是真心爱你的。你难道不明白？我整个心里只有一个你。你要不信，我赌誓……”

她用小手捂住了他的嘴巴，说：“你别说，我明

白。”她把滚烫的身子贴住了他的胸脯，并抬起头，用亲昵而热切的眼神乞求得到他的亲吻。

又是一个热烈的、烫人的长吻。

室内寂静无声，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心灵剧烈的跳动。一刹那之间，两个人合成了一个人，整个世界在他与她的心灵中完全地消失了……

二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一下，两下，三下……

他和她，惊恐地分开了。

“是谁？”他猛地一跃而起。他发现她眸子里流露出一种惶惶不安的神采。他一边快速地穿衬衣，一边压低声音问：

“是他？回来了！”

她不知所措地摇摇头，一边套上衬裤，一边轻声回答：“他说，今晚要到十点半才回家，也许不是他。”

他当然明白她说的“他”，正是她的丈夫钱森林，他心里一沉：不好，一定是钱森林提早回来了！

两个人都慌慌张张地起身穿衣。他把袜子套在脚上，可怎么也套不上，用力一拉，袜子破了，低头去

看，原来手里是一只女袜。

三分钟以后，他和她已经穿好了外衣。

她把被子叠好，又去整理床铺。

他已经系好了领带，在沙发上正襟危坐。

她把室内的大吊灯打开，然后换上皮鞋去开门。她走到房门口，又返身回到他身边，轻声叮嘱：

“如果是他，你就说是我过去学校里的同学，来托我办一件事。”她理了理披散在肩头的秀发，安慰他说：“你不要慌，我有办法对付他。”

他明知道这样的回答是难圆其说的。可她沉着镇静的神态，似乎给了他一点勇气，他不得不勉强地点点头。

他目送她匆匆向房门走去，他只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他不知道如何来应付这随即发生的尴尬局面。他抬起头，目光落到对墙那张结婚照上：楚楚动人的她的身旁，站着一个貌不出众的男人。这个男人的外表和风度是不能和自己相比的，可是此时此刻，他却觉得自己在这个男人面前突然变得矮小和无能，他简直不敢正视这个男人。虽然她早就对他说过，这个男人是不配做她的丈夫的。但事实上，这个男人目前仍是她名正言顺的配偶，而他却在她和这个男人中间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

色。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上说，他是有罪的，他做了一件对不起这个男人的亏心事。

她已经站到了房门口，他在这时反而冷静了下来。他暗暗责备自己的懦弱与自私：“我没有任何理由后悔，她已经给予了我渴求已久的欢乐，这欢乐不是世界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换取的。难道我不敢去承担这责任吗？”他一想到她是多么爱自己，一种自豪感使他挺直了胸脯。“即使身败名裂，我也甘心情愿。”他终于下了与她同存亡的决心。要是那个破门而入的钱森林要动手打她，他准备迎接这一挑战。于是，他捏紧了拳头，一眼不眨地盯着房门。

她在把房门打开的一刹那，心中留存的一丝侥幸的希望完全飘逝了。门外一定是自己的丈夫，一定是的。她不用作任何解释，钱森林会一下子弄清楚，她干了些什么。她散乱的云鬓，绯红的脸颊，那过了五分钟才开门的时间，不是明明白白向钱森林不言而喻地供认了她和一个男人做过的一件荒唐事吗？

但她的脸上没有一丝惊恐与内疚，她觉得，今天正是一个向他摊牌的时刻，她可以把自己知道的一个“秘密”与她的丈夫进行一次谈判。想到这里，她挺起丰满的胸脯，把房门打开了。

奇怪，门外竟然没有一个人。

她伸出头，四下打量，黑洞洞的走廊上静悄悄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她住的是一幢老式公寓房子。这房子虽然很陈旧，但结构是第一流的，左边是大楼梯，她的家是楼梯口第一家，经过三家邻居，右边还有一只小楼梯。原来这走廊上装着灯，可昨天晚上不知被谁家孩子把灯泡给砸了，现在借着自己房里泻出来的灯光，可以看清楚门外确实没有一个人。

她自言自语轻轻嘀咕了一句：“谁呀？”

没有回答。她转身回房，把门关上了。

三

“一场虚惊！”她关上门，象一只小鸟一样扑到他的怀里。

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才发觉自己手心里汗滋滋的。

“大概有人敲错了门。”她站起来，对他嫣然一笑，“咖啡凉了，我去热一下。”

桌上放着两杯吃剩的咖啡。

他拉住她的手，问：“会不会是你的朋友来访？”

她摇摇头，扁扁好看的嘴巴。那神情仿佛说：“除了你，我没有其它朋友。”

“我说的是你的女朋友。”他心里还想着那敲门声，那三声“笃笃笃”的声响至今还敲打着他的心扉。

“管他呢！”她此刻脸上显出一种满不在乎的表情，“现在再有人来敲门，就无所谓了。”

她说罢，端起咖啡壶，袅袅娜娜进了厨房。

他点燃了一支烟，欣赏着这个晃动着细腰肢的美人儿。心中的惊恐慢慢地消失了，替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遗憾，他觉得自己不能和陶嫣倩那样贴心的女人朝夕相处，就好象是一个男人失去了一根肋骨；可惜，这根属于自己的肋骨又偏偏装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上。他猛吸了一口烟，想把升起的嫉妒之情克制住。

他把目光移到对墙那张令他嫉妒的结婚照上，照片上的陶嫣倩与今天的她似乎没有多大区别，也许没有生育过的少妇不那么容易衰老，也许是她保养得法。总之，她还是婚前的那个她。那张丰润的莲子脸，圆圆的下巴，淡淡的、弯弯的眉毛下有一对很光亮、很妩媚的眸子。她的脸形有点儿象台湾歌星邓丽君，尤其她的微笑，几乎和邓丽君一样甜美；可惜的是她的嗓子虽然嗲糯，唱起歌来却有点走调。还

有她的耳朵也小了点，没有贵妇人那么垂下来的漂亮的耳轮。可尽管如此，她典雅的气质、娉婷的身材与眉目中透溢出小家碧玉的动人风采，是足以迷住任何一个男人的。

他回过神来，又轻轻叹了一口气。他自知有了今天这么一个晚上，他对她的爱是无法从心灵上抹去了。

“永青，你在想什么呀？”她端了两杯香气四溢的咖啡走过来，轻巧地一笑。

“我在想，我章永青这样一个自制力很强的男人，怎么会给你陶嫣倩迷住的？”

“你呀！”陶嫣倩倚在他肩头娇嗔地一笑，“快吃你爱呷的咖啡吧！”

他端起咖啡杯，饮了一口。他喜欢呷咖啡，尤其喜欢她煮的咖啡。

“哎，我问你，倘若刚才是你丈夫钱森林破门而入，你又如何回答他？”

“钱森林，我才不怕他呢！”陶嫣倩扁扁小嘴说。

“看你，事过嘴巴硬。”

“真的，我真的不怕他。他要因此和我闹离婚我才求之不得呢！”

这大概不是假话。她刚才还在床头上半含羞半

认真地向自己吐露，钱森林从来没给她带来过夫妻之间的欢娱。

“可他不和你离婚，拿刚才的事来敲诈你和我呢？”章永青显得忧心忡忡。

“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陶嫣倩回答得倒挺轻松。

“怎么，他也有……”章永青吃惊了。

她嘻嘻一笑，说：“男人嘛！你不是……”

“嫣倩，别打趣。我与他不同，难道钱森林真的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章永青问得挺认真，他心中一喜：倘若钱森林真的如此，他觉得眼前这个可爱的安琪儿属于他的希望不是大了很多吗？

但陶嫣倩的回答却使他大失所望。她摇摇头说：“他，才不会有女人喜欢他呢！这个男人，在女色方面，我是挺放心的，不象你！”

章永青纳闷了，问：“这么说，是他……”

“是的，他也有把柄，抓在我手里呢！”

什么把柄？章永青没有多想。他半开玩笑地说：“瞧你刚才那么沉着镇静，真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那个女主人公一个样。我猜想，~~刚才敲问的不是钱森林，而是另外一个男人，一个与你……要是我真的~~

和你结了婚，担心的是我而不是你。”

她不高兴地转过脸去，说：“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才这么说的。”

他见她生气了。她蹙起了眉头，噘起了小嘴，但那含颦似怨的神态竟然不亚于她嫣然一笑的动人。

“我是瞎说的，你呀！”章永青轻轻款款扳过她的肩头。

她先是固执地不依，但终于转过脸来。他吃了一惊，她那盈盈的秋波中挂着欲滴的泪珠。

真是女人，说哭就哭。

男人最怕女人哭，何况她又是他心爱的女人。他半跪着搂抱起她，轻轻地吻着她那艳如桃花的两颊，为她拭去泪水，说：“这么说，你除了我，没有爱过你丈夫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

她埋下头去，轻轻地说：“我一辈子只爱一个男人。”

“谁？”他突然冲动起来，把她搂抱得更紧了。

她破涕为笑，用小手指着他的鼻子。

“真的？”他好象发现自己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小狗才骗你。”

他吻干了她两颊的泪水，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但又不放心地问：“除了我，还有那个钱森林，

你没有和第三个男人在一起……”

章永青说到这里，把话咽住了，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那个意思。但他明白，不必挑明，她也一定会给自己一个肯定的、令他满意的答复。

可是，陶嫣倩听了这句话，竟然没有作任何回答。她把目光投向了灯光照不到的墙角，那神情仿佛象一尊木偶。

“这么说，她还和第三个男人睡过觉。”章永青被这个可怕的念头折磨得心中又苦又酸，他突然发觉自己爱眼前这个女人的恋情早已胜过了自己的妻子，陶嫣倩果真另有所爱，岂非比自己的妻子被另一个男人侮辱过还要叫他痛心疾首吗？

“你，你说呀！”他因为激动，语词也变得结结巴巴。

“你吃醋了？”她终于抬起头。

“是的，我吃醋，我要杀了这个男人！”章永青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他同时也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处于一个尴尬的角色。

她微微闭上了双眼，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她轻轻吐出几个字：

“永青，我明白，真心爱我的，天底下只有你一个人。”